

# 我和雷锋是同行

■李国选

大,使用启动机发动车辆,机件会因润滑油分布不均匀而出现磨损,电瓶也会因过度放电而缩短使用寿命。我们于心不忍,所以就先使用手摇手柄转动曲轴,使沉淀的机油充溢发动机各部位,再启动车辆。这是力气活,要甩动双臂摇几十圈,直到周身发热,脑门冒汗,觉得曲轴转动轻飘了些才进行发动。随即把皮大衣盖在发动机散热器前,让水温尽快升到40摄氏度,然后挂挡起步。这样既省油,也减轻机件磨损。驾驶中,我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处置情况预先抬脚松油门,非特殊情况决不突然踩刹车。收车回场,先钻进车下检查底盘各部位,再擦拭发动机,最后清洁外表,绝不让车辆带故障过夜。这批上过战场的老牌汽车经过原沈阳军区检查,全部被评为“红旗车”。

雷锋同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日夜护送迷路大娘的故事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汽车兵。以雷锋为榜样,我们时刻把人民群众装在心中。一天,我驾车途经一段窄窄的上坡路,见一位老大爷吃力地拉着满载的两轮车。我想,如果鸣喇叭催促老人让路,有可能造成慌乱,便当机立断,停车上前帮助老大爷推车到坡顶,还叮嘱了他下坡注意事项。老人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一再表示感谢。我微笑着说,我和雷锋是同行,雷锋能做的事情,我也要做到。老大爷似有所悟,频频点头。我开车鸣笛向老人致意,心里美滋滋的。

1969年底,我部换防到锦州,接受拥政爱民传统教育,有这样一段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在解放锦州战役中,我军担负“围锦打援”任务的部队构筑防御工事,身旁就是果园。当时正值秋天,果树上挂满了红苹果,地上也有熟透的果子。大家虽然饥渴难耐,却没有一个人去捡苹果吃。官兵秋毫无犯,被传为美谈。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边……”后来,我们驻守在出苹果的地方,差不多经受了同样的考验。也是深秋时节,我身为二排长带领3台汽车给区政府运输战备材料。本来应该绕南山走公路,区政府带队干部为抢时间,决定抄近走果园里的土路。此时,成熟的苹果缀满枝头。汽车驶进果园,我将上半身探出驾驶室观察,发现汽车高栏厢板会刮掉枝头的苹果,就立即命令停车。跟车的地方同志认为战备任务压倒一切,副排几个苹果算不了啥,一切由他兜着。我说那可不行,就向他讲了打锦州时“不吃苹果”的故事。随后,我们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由一人驾车慢速行驶,几个人站在车厢里把可能刚碰的苹果摘下来,交给果农。果农高兴得捧起苹果就往我们怀里送,我们辞辞谢绝。果农说,“这满

山的苹果,你们就是敞开肚皮吃,又能吃多少?”我说,毛主席讲了,不吃是高尚的,吃了是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果农只好作罢。此后的十天里,我们每天往返四趟经过果园,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果农送来锦旗,上书:“光荣传统代代传,不吃苹果美名扬。”雷锋同志以勤劳为本,以俭朴为荣,特别能奉献。以雷锋为榜样,我们这些汽车兵养成了勤劳俭朴的好作风。每次执行运输任务,都是既当驾驶员,又当装卸工。人人都备有围裙、手套和套袖,车辆一停,下车就动手搬货,用车单位没有不夸奖的。为弥补供应标准不足,连队要养猪种菜,我们汽车兵也是大显身手。春天,肩拉手拽起垄耕种;夏天,除草灌溉施肥撒药;秋天,采摘晾晒倒茬种植;冬天,管理窖藏宰杀年猪。干部身先士卒,一呼百应。官兵用汗水浇灌出了丰硕果实,连队被师评为生活管理先进单位。那时,我们不仅能吃苦,而且知道节约,每月几元钱津贴费,除必需品外绝不乱花一分钱。老兵退役,怀揣节省的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把家人高兴得不拢嘴。我们虽然黑不溜秋,却拿捏得针线,缝被子针脚匀细规整,连来队家属都啧啧称赞。去车站拉木材,我们捡回废弃的铁丝、麻绳送到营房科,给转业干部打包,科长乐得直拍大腿,说汽车连这些兵简直就是雷锋带出来的。我们自豪地说:有雷锋做榜样,汽车兵永远挂着前进挡。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

1943年,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任骑兵排长。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新四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至今,父亲还保存着当时的一面红旗。燎得焦糊的斑斑血迹至今残存在上面,这面红旗在父亲心中无比珍贵。父亲说,为这面红旗,许多新四军战士牺牲了。看到这面红旗,新四军战士就会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红旗就是号角,红旗就是胜利,红旗就是使命。

父亲说,在一次战斗中,为保护这面红旗,有个名叫王大森的战士英勇牺牲,年仅18岁。还有个名叫陈东水的,是个山东汉子,他身体壮硕,身背一把三尺多长的大刀。他挥舞起大刀来就像一阵寒风“嗖嗖”地刮过,人称“陈大刀”。一次,“陈大刀”与战友们袭击一座鬼子炮楼。他抡起大刀左砍又劈,敌人倒下一片。突然,他看到一个鬼子端枪正要向高举红旗的战士射击,他飞身跃起,用身体阻挡了飞来的子弹……还有一个放牛娃,新四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后,就跑到新四军队部要求参军。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放牛娃”。首长看他个子矮小瘦弱,就交给他一面红旗,让他当一名护旗手。他高兴极了,把那面红旗紧紧地护在怀中。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护旗手”高举红旗向前冲锋,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双手还紧紧地攥着旗杆,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泥土。直到牺牲,大伙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国庆节来临之际,在昔日的巢无革命根据地,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战友,在子女搀扶下来到烈士陵园。他们手捧那面被鲜血染红的红旗,向一个个烈士墓默哀、敬礼。大山无语,清风阵阵。空谷间,人们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幅鲜艳的画面,在迎风招展,猎猎作响。

2

那一年的秋天,睡梦中的我忽然被一阵深沉、铿锵的声音惊醒。听着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我一骨碌坐起来。循声走出屋子,见父亲站在院子里,仰望着茫茫夜空,嘴里念念有词。我问父亲在念什么。父亲和蔼地告诉我,他在背诵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一位老首长介绍入党时让他看的一本书。战争年代,是主义和信仰给了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很好奇,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大魅力?就问父亲能不能教我背诵,父亲高兴地说,“好啊。”从此,父亲每天回来都要教我背诵《共产党宣言》。一年后,我也能背出其中的一些段落了。

后来,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谈到入党体会时,我说,“还是在学生时代,父亲就对我进行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那本《共产党宣言》成为我最早的文化读本。”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当年送我的那本油印小册子,我一直珍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我都会像父亲当年那样,喃喃背诵一段《共产党宣言》。

3

父亲是穷苦人出身,到部队才开始

## 沧海拾贝

■李良旭

识文断字。当时在一起学习的还有一些当地的游击队队员。其中有一些十七八岁的女同志。这些女孩子经过战火洗礼,显得英姿飒爽,洋溢着青春活力。一次,教员在黑板上写了“爱祖国、爱人民”。在解释“爱”字时,教员解释道,这个“爱”字也是男女之间爱情的爱,就像《诗经》里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就包含着一个“爱”字。

在那里,父亲认识了一个叫姚秀英的女游击队员。当时,她是村里民兵队长和妇女会主任。别看她年纪不到20岁,却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了。有一次,父亲用枝条在地上写了一个“爱”字,问姚秀英这个字怎么读。姚秀英不假思索地张口说了出来,再一看,姚秀英弄了个大红脸。见状,父亲也慌里慌张地不知所措。当一颗爱的种子在彼此心田悄悄萌动后,父亲再也无法平静。他利用战斗间隙,在一张香烟纸背面写下这样一封信:

姚秀英同志:  
我们相识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你的勇敢、坚强给了我难忘印象,你就是我要表白的那个字:爱。如果你愿意,等打败日本鬼子,让我们共同建设我们的幸福生活。

李 林  
1945年3月20日  
没几天,父亲也收到姚秀英用一张香烟纸背面写的一封信,只见上面写道:  
李排长:  
你的信我已看过。现在,战争条件还很艰苦,等赶走日本鬼子,全国解放那一天再谈那个“爱”字也不迟。

姚秀英  
1945年3月29日  
从此,这对战火情书成为父亲和母亲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的信心和力量。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父亲与母亲实现了当年写在香烟纸上的誓言,共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如今,共和国走过了70余年的光辉历程。父母都已90多岁的老人,他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而他们的爱,在琐碎的生活中,愈发绽放出一种不平凡的光彩。

##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吼着这首最具代表性的雷锋颂歌,我们这些来自雷锋第二故乡抚顺的应征青年,在1968年冬,踏上了开往海城的新兵专列。经过3个月严格训练,我们戴上了红帽徽、红领章。我有幸分到汽车连,成为一名汽车兵。因为和雷锋是同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那天,我去新华书店买回雷锋擦拭汽车的照片,每天晚上熄灯号吹响之前,我都要趁空拿出来看上几眼才进入梦乡。

雷锋生前驾驶苏联生产的嘎斯牌运输车,他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车辆。雷锋牺牲后,该车陈列在雷锋纪念馆。我利用探亲之机去纪念馆参观,徘徊在车旁,脑子里想象雷锋保养车辆,驾车行驶,装卸物资等情景,继而悲伤地想,假如没有那根砸向雷锋的木杆,那么一个伟大的生命就不会停留在22岁,雷锋将继续追求他那崇高的理想。怀着对雷锋的无限崇拜,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纪念馆,一个汽车兵心中的雷锋情结愈加凝重。

连里约三分之一的汽车属于嘎斯车型,入朝鲜跑过战地运输。所以,接管这批车辆后,连里一茬茬汽车兵都秉承了“爱车如爱己”的光荣传统。冬季车库温度低,发动机润滑油沉淀增加且黏稠度

## 战“疫”进行时

### 向大地致敬

■王法艇

我们总是满怀感恩的心情向大地致敬  
想它承载的万物灵动葳蕤  
我们总是怀揣祈愿祝福春天  
滋养比世界更广阔的生灵  
苍廓与静穆,诚朴和大智  
在阳光下闪耀,在月光下倾诉  
万束光纤聚为白虹  
鏖战之间,妙手回春,慈爱大千  
漩涡里的春天尚未起锚  
耸立起来的信仰  
和大江大河连着一道道血脉  
汇流而成的光芒之海,意志升起风帆

在长江汉水汇流的地方  
在语言和文字深植的地方  
战士的魂,永不褪色  
战士手拉手就成为长城,撑起江天  
他们对人间的爱用智慧慢慢结清  
他们的战友和兄弟  
逾越语言和地理上的陡坡,来到这  
在天堑通途的大坐标上

丈量生命的刻度和春天的讯息

三千里江山,八千里路云和月  
每一个战士都有侧身仰望的灵犀  
疲惫是必然的,牺牲是必然的  
阳光不锈,月色如燃烧的银子  
意志和汗水把他们磨砺成热灼的钢铁  
内心的光明,还需要焚烧多久  
擦拭背水一战的舟楫  
滔滔大河,盛满月光和自由的鱼

武汉是中国的武汉  
春天依然是她的本色  
武汉是倔强的武汉  
自强和光明是她的底色  
武汉是英雄的武汉  
她的梦想和热忱在体内积蓄着,丰沛着  
吉祥和文明是她的前景  
富足和强大是她的前景  
耸立起来的信仰  
她从不低头,浴火重生

### 出征,出征

■白俊华

你也有父母,爱人,孩子  
这个春节,既定的团圆因为一场疫情  
突然之间,改变行程  
为了祖国的重托,为了人民的生命

你迅速打理行囊

义无反顾,出征,出征

女儿隔着车窗喊你:妈妈,我们回家  
妻子擦着泪水瞅你,满满的心疼  
母亲打来电话:一个叮咛又一个叮咛  
这是冬末春初,远方依旧很冷  
你怀着一腔热血和歉意,出征,出征

或许,没有几个人知道你的姓名  
一身绿色军装融入的情感  
在训练场,在哨位,在每一个夜晚  
淋漓至致地挥洒爱情  
我知道你把职责和使命,看得  
比生命还重。当祖国和人民需要  
你抛下一切,出征,出征

此时,我不想去探究你的年龄  
不管成熟,抑或娇嫩  
你心急如焚的脚步,匆匆,匆匆  
危难时刻,军人的责任和担当  
不需任何印证  
一张坚毅脸庞,一个无声行动  
就是最响亮的回答  
面对疫情或死亡,出征,出征

这个春天,我站在哨位上。天空辽阔  
偶尔,还能听到婉转的鸟鸣  
我的目光投向远方,那里有一群身影  
跟我一样,践行一脉相承的忠诚  
但我知道,生与死,离你很近

我的恪守,只为给你一个默默地支撑  
为了我们共同的誓言,出征,出征

数字实时更新。确诊,抑或疑似  
还在做着加法。死亡,开始舒缓  
治愈,开始一天一天递增  
换岗,离开病房。你的脸上  
有了疲惫之后,难得的笑容  
胜利在望,你准备再一次,冲锋

白,也可以是一树杏花。在火神山  
你穿梭的脚步,踏响春风  
如果说到赞美,我愿愿等你归来  
用一抹新绿,装饰平安的梦境  
届时,你可以枕着温暖  
一觉睡到天明。睡到中午也行  
阳光透过窗子,温暖你,一切安宁

不要说话。此时,美丽的春天  
已经睁开眼晴  
祖国正在期待你的凯旋  
而你,早已准备。号角再起  
出征,出征



## 哨位

■台浩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离别了绿色大山,迎来的却是灰黄色戈壁。这里同样与世隔绝,只是山头上的青松柏柳变成了戈壁滩上锋利的沙砾,烈日狂沙替代了风和日丽。只有夜晚站哨抬头望向那漫天星河时,他才感到一丝亲切,因为它和家乡的夜空一样绚烂。

刘景当兵的第五个年头,他所在单位赴高原执行任务。一路爬坡,满目雪白,除了山还是山,车内的刘景像热锅上的豆子,轻飘飘地被颠簸抛起。可他的心却越来越沉,从大山中出来,又到了更偏、更高、更冷的大山中。

“要去多久?”母亲在电话中急切地问。“这谁说得上来。”

来到高原驻地,看到国旗在皑皑雪山中徐徐升起,看到中心大帐里悬挂的地图,刘景回想母亲窗前墙上挂的中国地图,好像明白了一些“遥远的意义”。

那天,他决定延长自己的军旅线。中秋佳节,圆溜溜的月饼,笑盈盈的脸。母亲再次拨通电话,“刘景,你到底在地图上哪个地方?”没怎么上过学的母亲偏执地认为,祖国每一处有人居住的地方,都能在地图上找到痕迹。

“别找了,地图上没有标这个地方。”刘景站岗的地方,离最近的村庄也有80

公里山路。

“妈,今夜月圆,我在星空下面站岗。”长长的沉默过后,刘景脱口道出了诗一般的思念。

刘景的大哥在外面闯出了名堂,在县城买了房子,还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决定把父母接到县城享福。离家前,母亲把粘在墙上6年的地图小心翼翼地抠下来,墙皮掉了一层,可地图毫发无损。父亲突然反应过来,“老伴已经很久没有瞅着地图发呆了。”

入夜,县城。明亮的灯光散射进窗子,晃得母亲整宿睡不着觉,可她执意不肯拉上窗帘。3天后,母亲待不住了,对刘景的大哥说:“县城楼太高,光太亮,不习惯,还是山里的夜晚更踏实。”

终于再次探亲,刘景在途中买了把长尺。几易交通工具,进入家门时天色已暗,刘景狼吞虎咽地吃完母亲做的“回家饭”,趁着夜色星光,他故作专业地在纸上写写画画,用尺子在母亲窗前的旧地图上比划半天,画了一个黑点,用红笔工工整整在边上标了醒目的注释:哨位。“妈,这是我站岗的地方,那里有着和咱这儿一样美丽的星河。”说罢,牵着母亲的手来到院子,抬头望向那璀璨星河……



蕴(油画)

王柏松作

## 长征

第4780期